芳洲文集續編

沆洲文集續編卷之三

泰和陳　循著

玄孫以躍編梓

記

南昌府重新迎恩舘記

南昌郡城之迎恩舘在故滕王閣之遺址自兹以前六七百年之間閣之緣人事而興替讀唐三王及韓文公元姚文公虞文靖公諸公之文可見然其山川形勝有非人事興替所能易者則越千古如一日也夫人事有興替閣固不足恃則其替而興也雖屢不能免此舘所

為繼作於今亦勢之所必至至若傳播於宇宙間雖未
必如山川形勝越千古猶一日而其差愈於閣不緣人
事興替如唐以來諸公之文為斯閣而著者則誠可恃
以久此館之作所為并刻斯文立諸石也夫文之傳播
久近固不繫乎刻而閣非是又何以著其興替於此地
而啟後人感嘆無窮哉 國朝正統初因閣之遺址館
而名迎恩者江西左布政使昆陵吳公潤也今 聖天
子景泰三年姑蘇韓公永熙以都察院僉都御史奉
勑來撫江右適值館毁于火因謂此既迎拜 制詔之
所名曰迎恩則事之所重者莫先新之其可緩乎乃率

巡按監察御史陽城原君傑練川陳君述右布政使建安連君均按察使漢安張君文昌暨官藩憲諸君旁求軒豁之居得其舊在筠陽爲奉公所而閒曠者於是相與移建其上有堂有樓堂高踰二十尺而樓又踰其半宏深偉麗庶幾昔之所謂閣者取韓文公之意名曰江西第一之樓而并繚以周垣翼以門廡凡百所宜有者無一不備工成於移置而民不知材得於故就而費不費自經始至畢工凡七十有九日既成輯前諸公之文暨宋夏英公王荊公蘇文定公諸公題詠悉刻石而立之此其意之所在不既深且遠哉歲之癸酉按察僉事

括蒼金君愷職務至京出其僚長運張諸君書幣求為之記昔賢之記閣也韓文公以名列三王之次為幸虞文靖以弗韓姚之繼為懼今循於諸君屬雖無可以為辭而幸且懼之至亦莫之或與比仰惟我 國家以安天下為心故付諸卿相以宣德澤為務夫如綸如綍所以奉天意而惠民者必有所以迎拜於下則維藩維翰一時所以尊主而庇民者斯竭忠以奉承乎上此韓公與藩憲諸君所以重新斯館之盛心也若乎貯歌舞以資宴樂撫景物以娛賓僚如昔之人流連光陰於一時誇示雄豪於百代則固未有萌於志者而亦豈敢輕形

之於言語文字之末也哉其為可與無替也不將有以異於昔乎韓公與諸君之為政廢興墜舉盜戢民安而尤惓惓恒若不足此循所為敢望乎是而且有期於來繼之君子

杭州府重脩儒學記

國家自兩京太學及畿內郡學之外而杭州府學為藩邦郡學之稱首蓋江浙為四方之首藩而杭州又江浙之首郡其學不亦以之而首乎如是則於是其所未備也不可緩矣學自杭為宋南渡故都時在都城通越門外為臨安府儒學紹興紀元之年徙陵家橋之西自宋

淳祐迄於故元擴而新之者再自元至正迄於　國朝
新而火之者再宣德紀元之初大理卿吉水熊公槩巡
撫至杭首以為患乃率左布政使三山黄澤暨按察使
三山林碩為創始焉正統間今巡撫兵部尚書鄱陽孫
公原貞為左布政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河南軒公
輗為按察使於此率僚寀而中之二公既遷而他率而
成其終者今按察使定遠陳君璇也中為禮殿翼以兩
廡而門其前者三所以供祭而致齋者各有其處與其
明倫有堂翼以四齋而室其後者屡所以崇文而蔵修
者各有攸主與當盈其常度繚以周垣翼翼巖巖軒偉

宏麗自陳君之率作始於景泰癸酉之春而成於丙子之秋材出于公用之節省而民不知工出于庶役之間隙而勞不怨相其所欲為者則有副使王鏜沈義僉事余弟永上官受鄺彥譽黃譽高安馮節馮靖知府龔貴知縣蔡應元周博之協心力焉既成陳君懼後之人無以感發其繼承作學之志也乃具本末因學教授余泰和尹公如恢以職事至京師求為之記歸刻諸石遣余聞余弟永以官滿還自錢塘卒于家方深痛悼重觀其預有勞於此傷感益至詎忍於言記哉然不記使其無所依歸於是學似深愛弟之一端而況陳君輕數千里之請

又可以固辭乎仰惟　聖朝外建臬司農桑學校乃其
宣布王政之首務也達者重之衆人視以為常此其視
閒三年之喪而不察緦小功戒放飯流歠而不問無齒
决者得失為何如哉凡今之大夫士為郡縣於四方於
此尤當重而不可忽者往往忽之如無所預於已甚至
鄙棄凌斥其人不但視以為常而已況居高位而以澄
清庶僚為務有若淛憲陳君諸君有政非一者哉於乎
農桑不可尚已學校實風化之所自出者澆者使反乎
淳邪者使歸于正惡者使化為善而狂梗者易而為慈
良恙有賴於是焉必如此然後足以化民而成俗不然

則徒為講習文藝以資進取而已敎學於是者其可不勗諸

鹿門書舍記

鹿門書舍翰林孔目襄陽王子祥氏少時務學處也以在鹿門山下故名子祥自領鄉薦歷官儒林迄今二十有五年矣常念向来所致莫非務學之力惜今日就衰老况又有官守在不得一時違去雖欲復加少時務學鹿門以增益其未至而大發之有不能者顧今年方幼稚而又未有官守可以肆力於問學者惟子與孫於是圖其所謂鹿門書舍求文於余以示其意使知及時勉

力以庶幾免噬臍之患於他日焉於乎子祥詒後之心其亦可謂勤矣為之後者得無惕然奮發者哉昔劉磨勘既沒家一無餘貲惟圖書數千卷其配指以語諸子曰此汝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聞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為時聞人至五世孫澄父子於夫所謂數千卷者又能保藏而增益之晦庵朱子美之曰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今觀子祥之賢庶幾乎磨勘矣王氏子孫其求無媿劉氏之後可也誠如所云則王氏之福澤詎有涯哉

考功退思軒記

朝廷以及天下之吏皆進退於吏部文選量用賢能而考功則察其所任之稱否為黜陟職亦要且重矣然歲至者非一官官者非一人又其人之情狀隱著未易測識或豐於名迹而嗇於行實或功狀不足而譽聞在人而其於官稱否之實在我非公且明有不足以得之夫不得夫稱否之實於人若無害也然賢材者以抑而庸不肖之人或倖免於咎焉賢材者抑庸不肖者倖免於咎尤若無害然由此而妨政隳治其弊害之流遂至於不可遏矣執事者慮以為已懼此考功退思軒之所為作

也思者心之官也思之者務求其公且明於己也退而求之於己欲以進而施之於人使其賢否是非之情如臨衡鑑有不容自掩也以是而爲　國家進賢退不肖庶幾不爽也會稽華君尚文弘偉官於考功敬慎而周密而其一時僚寀亦皆問學老成爽朗奇傑之士其相與公衡鑑之精於職其無所自來哉歲之甲辰予辱考績吏部因得至其所謂退思軒於考功公堂之後君以予與有舊且於文詞職也屬爲之記予辭仰惟　朝廷天下之本而吏部又百僚之所法者也豈直吏由之以進退而已誠能思有以舉其職於上將天下化而皆思

舉其職於下焉有不任之誚妨政廢治之患也哉若然則執事者遂以至於無思可也

山溪小隱記

距吉水縣之西五十里平源沃壤為一鄉之冠者泥田里也直泥田之東茂林芳樹清泉白石占一里之勝者梧山沂溪也挹溪上之清風翫山間之明月資釣遊以皆足而寓心目以俱適者山溪小隱也山溪固可以隱而所以隱者非有所溺也隱者為誰里大姓周時立也時立脩孝友以為行誦詩書以為業以承先而裕後不以仕而以隱何也以上有長洲文學溪園先生為之父

下有翰林脩撰時簡襄陽訓導時勉為之弟德清教諭源為之子也立於朝者人仰其玉堂金馬之榮淑諸人者自得乎授業解惑之志而族之人之仕者尤不止此則時立山溪之隱非過也立與弟時章時舉講學於此推而淑諸子雖以終焉可也古之聖賢或出或處皆不離於中庸之道後世隱者為高恒徃而不返仕者為通恒溺而不止其惑一也溪園父子仕於隱者之先時立兄弟隱於仕者之後舉一家而論之庶幾寡此惑也則謂依乎中庸為難為益信也有堂翼然於山溪之間者隱者之所居也旨甘足以具朝夕之奉時物足以備志

意之需出之以誠而陳之以敬者隱者養其母也隱者知養其母而已而不知仕者賴之以安於仕也為求文以章之者循撰也於其求而辭弗獲者予與有同朝之雅也予翰林侍講學士西昌陳循也

兩峯白雲圖記

錢塘天下之形勝也閩商海賈四方百貨之所交會環以湖山左右暎帶故凡治亭榭資遊覽者莫不樂登臨於此其山之最高且秀者有兩峯並峙乎南北白雲日棲其上而好事者因稱之曰兩峯白雲以備十景之一郡人鄭厚良載世家兩峯之下而其奉親之堂實與峯

對良載既舉進士官京師去其親遠矣因思其親而有
感於古人望雲之說乃命繪兩峯白雲圖日展翫之以
庶幾故親舍其下之意嗟乎昔之人稱錢塘兼有天下
之美世往往治亭榭以為山水登臨之樂既得則溺未
得則慕所謂留意於物喪其志者何限良載生長其間
寓目於此而其志之所溺則在於學既出而仕而其心
之所慕則在於親其與酣詠淋漓咲傲於風月之間者
優劣為何如哉夫良載固優於人矣然聞孝子於親不
以思慕為難而以能顯揚之為貴今良載為兵部主事
襭敏勤慎克稱其官蒙　聖天子推恩封贈二親躬捧

命書褒黃先瓏承歡慈顏以為邦家閭里之榮蓋有日矣又豈徒兩峯白雲之思哉良載持圖請為之記余嘉其優於人故記不辭而并書其所以為孝之大告之

東郊八景記

太學生西昌曾永齡家居時築室于東郊之上晝課耕夜讀書其中而自號曰東郊別墅室之陰植竹以為林室之前鑿地以引泉四面求之得八景焉俯而瞰則沃壤平平耕者以有年清溪源源漁者以得鮮平而視則長衢烟市人往来乎浩渺之際芳洲牧笛聲斷續於晴明之夕仰而望則層巒疊嶂玉華有匡廬之狀雉堞環

碧土城有太古之邑近而取則遠寺晨鐘有警于吾慵鑑池書屋聊處以自勗永齡之所資且樂者蓋在是也今年来自南京求予文以記之予與永齡同里少時頗相往還比游邑庠則加密矣闊今二十年相見數千里外而於其求記情可以辭耶然記東郊之景亦非予莫悉也竊嘗以謂天下之物美飲食華衣服宮室車馬之類孰不可以奉口體象犀珠玉怪珍奇異之物孰不可以供玩好使非吾之所有取之而必爭得之必為人所奪終不為吾用也誠為吾所當有取之不必爭得之而人不敢奪宜其為吾用矣然或用之有時而盡用之

有盡則吾之所資且樂者安在惟夫寓之以耳目而不溺之以心志取其人之所不爭而用其人之所莫奪者然後取之無窮而用之不竭也所謂人所不爭與莫奪者其有過於東郊八景者耶於乎寓之以耳目而不溺之以心志取其人之所不爭而用其人之所莫奪吾既然矣使志同於吾者復若是焉吾又焉得爭且奪之無爭奪任取捨此予所為獨有取焉

融齋記

士淳予友也姓彭氏吾邑月池里人前香山丞叔介先生之孫始為邑庠弟子員時嘗闢一室以為藏脩講學

之所先生長者或有過而憩焉愛其向明背幽庭有卉木生植之觀案有圖史披玩之樂足以娛悅其目而溉沃其心胸憮然如坐春陽之域有不知夫風雨之為淒清霜雪之為栗烈者也且與士淳之為人宜因為名曰融齋庶以勉其進焉嘗求予為記之而未有以復也歲之丁未士淳以舉鄉薦來會試于禮部得官巴東教諭將行復促為記夫融氣和而不乖戾理通而無窒礙之意是故四時之氣莫融於春萬物至春莫不勃然而暢達者被其氣之融也君子而法乎春之融則其處己接物藹然和氣之可親矣理之具於人者惟聖賢為能融

所謂一本萬殊萬殊而一本者莫不融會於聖賢之一心君子苟能勉乎聖賢致知之學則凡天命之性天下之理釋然於己而無疑矣先生長者所以名齋之義其意固有在者而吾士淳其可以不勉耶士淳為人溫雅而篤於學治春秋經素有講據鄉邑俊秀有嘗經其指教而得高舉者矣其於進士在數年前已應得之是來就試也會進士選限止百人而其名適在百二十人內不得士淳處之怡然略無戚嘆見于言面曰是固有命也此非其心嘗融會夫至理而能然耶故併述以為融

齋記

承恩堂記

仁宗皇帝之登大寶凡官　國朝以事謫戍戎伍復以薦起用者無間存没悉令除其籍盖莫大之恩也予泰和城西曾君克偉在洪武中以明經舉任亨泰榜進士授刑部主事遷浙江山東兩按察司僉事皆有名稱既而以詿誤謫戍於山西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君以薦舉推刑部員外郎其後以丁艱去時廣西之龍州蠻洞出入不寧詔擇有能撫之者秋官以君名應遂驛起復君為同知後卒于官君雖被薦復歷顯仕而其戍于山西者尚自若也至是

始得援例除去其藉子孫永為太平無事之民非莫大
之　恩而何哉克偉君卒於今且三十年其子憲自鄉
校入太學為上舍生聞過予道所以感荷之意且有請
曰生今承此大恩顧未有所報荅萬一心恒歉然有所
不安已嘗卜邑千秋鄉之沂溪里作堂其上居之而以
承　恩二字揭之楣間庶幾朝夕瞻望不忘於心願為
之記以示方來使知所以得安於鄉黨之間者有所自
也予嘉憲之志不欲以辭古之君子於有一飲一食之
德加於己者未嘗不思所以酬報況於子孫世世之安
閒哉宜乎憲取以為堂名也雖然士之所尤重者不獨

在此脩身力學行道揚名使永有光於其先世斯爲孝之大也予願憲勉之憲秀偉而開爽端重而有志將其所造詎可量哉因記其堂而并以是爲勸堂弘偉而華美環山抱水表然閭里之觀憲自奉母於其上以承歡云

筠栖軒記

筠栖軒者姑蘇魏仲真氏宴林處也環軒有竹幾數百竿仲真日處乎其中以自適且以延納賢士君子故名之曰筠栖仲真與賓俱從戎於儀真而所謂軒在焉雖城市猶山林而無喧鬨塵俗之擾其迹雖邇而志則獨

適也間因予友鄭庭重来京師求識其所以名軒之意又將資之以自勗竹之為物疎簡抗勁其在衆卉遂茂之中不見其可尚者及居群芳揺落之際則挺然其節操雖霜雪凌厲有莫能奪之而亘古今天下無貴賤賢愚皆知其為美而好之夫知其美而好之固善矣好之而資之以自勗豈非允善者哉仲真旅寓戎行其所務乃如此其視世之擁厚貲寡他累處乎寛閒名勝之地惟孜孜於口體之奉宴嬉之樂漠然不一恤其行者可槩論歟雖然仲真固勵脩持者矣要之非無自而然也今聖天子在上天下太平海宇無警仲真故能篤志

於此否則載兵擐甲以奔走乎四方不暇尚何斯須之可逸哉仲真其尚知報可也當如竹之虛心直節群居不倚獨立不懼則於臨患難遇事變必不為禍福所移奪而能忠矣若然則於是軒豈不大有光哉因為記以勗之

樂志堂記

自西昌城西出五十里許為高坪里郭氏世家在焉世有行義詩書之稱著於鄉里有曰紹偉者其彥也嘗即所居之堂扁曰樂志以自適焉予之歸展省也紹偉介曾汞鈞求為之記予聞喜而不辭會赴召命未果既而

秉鈞累以書來請文不倦又紹偉之從弟紹彛適以薦至京師促之尤篤嗟乎予復可以稽耶志者心之所之之謂心為百體之主而應萬事者也之於善則為君子於惡則為小人善惡所之而君子小人之歸實繫之焉可以不謹哉王子墊問孟子以士何事則曰尚志使其非志於善則亦奚足尚也紹偉固志於善者也誠能樂之則凡尤物之可以移人之好者舉不足以動之如足以動之則未必樂也故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志之所樂誠如此焉是真足以為君子矣若以山水園田之遊觀琴書詩酒之詠詠為足以樂其志而樂雖

不至於小人之歸而於前所謂者則抑末也紹偉所謂樂志其在此乎抑在彼乎語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予欲紹偉擇焉於斯二者苟能兼之則亦豈非超邁之君子哉紹偉疏達爽朗其必能自勉者故因記其堂而告之如此

恩存堂記

恩存堂者泰和梁氏叔蒙叔東所作所以表著　朝廷之恩被於梁氏父子兄弟者也梁故泰和儒家洪武中用之先生以明經舉丙子鄉貢為納溪縣儒學訓導後被薦陞任四會陽江兩縣知縣永樂初以文學被選擢

翰林脩撰預脩　太祖高皇帝實録　仁宗皇帝正位
東宮先生以脩撰兼右春坊右贊善脩撰歳滿遷侍讀
兼職如故先生雖以翰林兼春坊治職恒在翰林　太
宗皇帝再廵幸北京先生始專治職于春坊叔蒙名杲
叔車名桑皆先生子時並舉永樂丁酉江西鄉貢先生
没數年後叔蒙復舉賢良方正擢邵武府經歷未幾用
薦遷候官縣知縣叔車亦舉正統丙辰進士授刑部主
事尋陞員外郎其弟名楫字叔濟者舉文學才行為河
南布政司撿校梁氏父子兄弟仕宦可謂盛矣獨念先
生見知遇　仁廟於東宮恩眷惟隆不特屢有𧶘賚

帶文綺之賚至於文籍詩歌之賜雖公卿大臣有未能及者先生已矣而其所承賜賚尚寶藏之具在與其父子兄弟所以仕宦之盛孰非　上之恩哉此堂之所為名也歟夫恩之在梁氏固不係乎堂之名否然非名以著之則無以見感戴不忘之至叔蒙兄弟以親見知其事莫前國子祭酒順菴胡公與予若也既求公為之名公并作詩美之復屬予為之記士固貴於知恩尤莫重於報德今　朝廷之恩被於梁氏者既非一世一人則梁氏之兄弟子孫所以報稱之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illegible]撫愈厚則其福慶之集愈久而不替也叔蒙兄弟勉

壘傑出方駸駸於遠大光榮之域而莫之能禦者其於斯堂徒名之云乎哉故為之記以期望於將来

承明堂記

聖天子御極之明年益新治化凡行可景善可風者必旌異之以章軌也余邑沙湖蕭子巽妻劉氏蕭禎妻王氏俱以貞節蒙恩表焉天光爗然於蓬蓽蕭氏九淵昆弟乃築堂於私宅之陽以尊之而扁曰承明景泰五年春蕭旻紹𦆀来京師會試禮闈以記為余請夫明者當代徽稱曰承明者承當代之殊恩云耳按周

氏之譜云蕭徙自長沙世家邑之永溪

市至崇寧解元民瞻之弟曰尚德爰宅沙湖之濵種仁播義祥發有自七傳至彦直子齊登嘉泰傅行簡榜進士第肇聲其家嗣是而衡州刺史曰榮鄉國子上舍曰清臣景定解元曰應龍國子博士曰克明貴州司法曰景周則趙宋之時蕭氏之承休舊矣兹扁堂曰承明豈尊天寵不敢二上之意乎余於二貞見蕭氏之内教於彦直諸人見蕭氏之家學則恩命之世承非倖也而斯堂之扁宜矣雖然君子以能敬承為賢而良於貽謀者要於象賢而已蕭氏之子若孫能體彦直諸人而有作焉其正位乎内者咸知所師法則聖天子之

恩豈於斯焉𡧛哉矧紹卿將有民社之寄能不於斯堂增重乎余故書此以對紹卿之請且以期蕭氏於遠大云

旌義堂記

吾邑南去僅二舍許有地名閬川者在焉蓋去縣城最遠入山最深其田最腴且沃其民俗視他所最淳且樸雖古所謂朱陳村者不能過也其人民幾三百餘家家無不耕耕雖閒遇不獲而有山谷筍竹之產或可以資不給惟二三大姓者廩有餘粟家有餘貲不獨不獲不能誤其歲計且貧乏者有所賴而濟也雖有餘以濟貧

之所賴雖屢不厭其惟陳氏之父子乎陳氏故宦族也
有志祥者尤惇實而好義於今春秋八十有八步履輕
便進退閒雅有類乎少壯者于允中亦六十有四諸孫
森然皆克承其祖父之志又大姓中之傑出者也宣德
癸丑之歲鄉人有饑之者允中以其父命發廪賑之為
穀以石計者五百然不以聞於有司也正統辛酉　朝
廷遣使分行天下儲蓄政以備荒歉於是民有所感動
者皆出粟以為助允中復以父命出穀輸公視前所費
過倍其數事聞　朝廷降璽書旌其義勞以羊酒并復
其家鄉里莫不榮之豈徒榮之而已而凡如允中之蓄

積有餘而未有發賑之意若見之皆可以大媿也不待此也世固有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而尚不為義者況如允中父子之所為乎是真有可旌也允中既拜恩命即名其所居曰旌義以榮示於無窮明年謝 恩闕下復蒙賜以光祿酒饌既退請文以記其堂於乎出穀以助公上賑民臣之義也為文以記豪傑行義鄉之勸也故余不辭而為之書如右

積善堂記

天之生斯民也莫不予以仁義禮智之性性之具於人者有善而無惡也自非聖人其孰能不壞於氣質之稟

物欲之蔽習俗之移者哉於是善有時而流爲惡焉能
操此心知其孰爲惡不可有孰爲善不可無於凡日用
事物之間施爲取舍之際惟善是從今日如斯明日如
斯日日如斯而不已焉夫然後謂之積善也泰和城中
有謹重篤實之家曰曾氏者予見其三世矣夫凡非所
當言則不妄言非所當爲則不妄爲有所不言不爲則
已有言有爲必戒其薄且僞是爲謹重篤實者也予所
見曾氏者曰仲遠公與子存善雖居縣治之側而縣官
吏賢否得失未嘗出諸其口供輸徭賦之外而可漁獵
於民之事未嘗有自其躬作之語默之間一本於厚且

誠蓋終其身無間然焉家故富貲時揮其餘以施老佛之徒或造舟濟涉大江者鄉無少長皆稱之曰善人間嘗名其所居曰積善堂蓋欲以啟其後人思繼厥志今仲遠公父子物故已久而存善四子十孫皆務謹重篤實不忝祖父信有如水木焉源潔則流自清本端則影自直非偶然也況易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曾氏之謂乎曰存善在永樂中嘗舉材能赴京不就其子贊字紹禮以選補鄉校弟子員亦以疾辭於乎曾氏積善不已將其後膺顯達亦終能自勉哉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生嘗為叙其堂矣今紹禮來京求

予有通家好復求為記堂在縣治之南稍西不數十步紹禮與兄紹愚暨弟紹文率諸子姪歡然相愛於其中云

[illegible]山文集續編卷之三終

芳洲文集續編卷之四

泰和陳　循著

玄孫以躍編梓

碑銘

贈昭勇將軍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吳公神道碑銘

公吳氏字彥名今　皇太后父也世世為鎮江丹徒積善之家所居曰大隅坊吳氏為其著姓曰大萘者公之考也居鄉恂恂人無遠近少長皆以長者稱之妣繆氏有淑德生子三人長一公次二公公之諱也次三公公性

仁厚謹愿拔於兄弟之群自少為父母所鍾愛稍長善治生業一毫不肯苟取於人而家計自號饒裕足用之外有餘輒推以賑貧匱人賴之有濟者無間疏戚鄉里中有為不善者公必極口勸之不改不止或告公曰公勸我為善固美矣其如我饑寒切身何公悟其意厚遺之不復言其人竟以媿悔洪武中選四方民之良善者實京師公携家自丹徒来居應天府上元縣之九坊焉又二十四年為永樂十年公長女以選入 内庭二十二年 朝廷用是推恩召公與其仲子忠至北京欲授公以世爵而公以老疾辭遂官其子忠錦衣衛前千戶

所世襲百戶既而公乞懇還南京未幾遂以疾卒時某年某月某日也上距其生春秋六十有一其子以卒之年葬公于南京安德門安德鄉藥家山之原配神氏有端靜貞一之操繼陳氏施氏子男四曰行曰忠曰安曰榮忠卒安襲其官正統十四年十二月遷府軍前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數日轉錦衣衛女四長今　皇太后也次妙香次妙音次妙清男女皆神氏出孫男四曰玉曰英曰斌曰通女二妙壽妙全公之弟有二子曰信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曰澄三孫曰誠錦衣衛中所正千戶曰守真道錄司左至靈曰海今　聖天子踐阼之

明年 皇太后念先德之劬勞痛酬報之未效旦夕追惟不勝哀感 皇上孝心純篤務承 親志乃命進贈公為昭勇將軍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 詔臣某書其平生德善刻石立于神道蓋上以表 慈闈報恩之誠而下以著吳公積善之慶於無窮也謹誌而銘之曰 綿綿吳宗系出延陵傳千百祀篤生彥名爰自高曾樂善務義揚譽鄉邦逾久不替易言餘慶書稱降祥此豈徒然善報之彰譬之大山草木暢茂何以致茲培埴之厚又如巨川其流無窮匪資濬道曷臻是功况於聖哲美源太姒其出於 誕無攸自我觀蒼蒼凡生

聖人何所當善必先其源有美厥畹肇自古潤遷歷兩京爰產虞舜推厥所由宜有褒崇勳莫大焉豈比武功金陵山川安德為美泉深土實永奠百世

奉聖夫人呂母墓碣銘

宣德十年八月十九日奉聖夫人以疾終于賜第享年六十有七訃 聞朝廷嗟悼不已 太皇太后遣太監喜寧 皇上遣監丞黃繼以賜賻祭 勅有司營葬如制既而其子俊求予為碣銘將以某月日葬夫人于東安縣王庄里從祖兆也夫人姓李氏世為順天府武清縣崔黃口社中奕里人曾祖雄飛祖友隣父思恭皆積

善母史氏夫人以洪武八年正月初二日生自幼端謹厚重異於常女及長擇配得東安縣王庄里呂公斌今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仲宣贈淑人趙氏之子也後被選事　太宗皇帝守城有功洪武三十二年二月夫人以簡拔入奉　宣宗皇帝為乳哺致誠效勞始終一致公用擢府軍衛百戶任十七年而沒為奉聖夫人給授田宅日有賜賚　綸音褒賞期望益隆贈公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未幾復陞後浙江都指揮僉事隨侍如故封其妻為淑人又授夫人兄貴錦衣衛副千戶弟玉百戶暨女夫王綱錦衣衛鎮撫累世爵祿三族顯榮皆由

夫人而推　恩也於乎感我何非夫人之德何足以致
此也子男一人節俊初娶張氏今中軍都督府都督李
英長女其繼室也女四人長適王綱次適舍人馮楷次
適羽林前衛指揮僉事董貴次適錦衣衛指揮僉事牛
銘曰嗚呼夫人生自名族爰歸德門端重誠篤遭逢
聖明入勤保育念德推　恩光被三族夫人宜壽宜祿
宜福詎意翩然閟門湖追逐王庄之原山水清淑永蔭乎
茲後嗣繁續

豐城羅懷玉甫墓誌銘

懷玉甫姓羅氏諱璞懷玉其字自號拙逸羅故豐城大

姓世家邑荷塘里二十五年之前余嘗記其先祠又數年前懷玉甫之仲子前刑部主事瑛以余知羅氏者復因監察御史余泰和嚴士正來請銘懷玉甫之墓余於是不能無感焉於乎世無好德重義之士則已苟或有之豈不可書以為勸乎然則余銘不獨為羅氏之子孫永其祖父而已殆有益其鄉黨州閭者不淺也余焉得而辭哉乃按翰林檢討國子博士崇仁謝濟所狀懷玉甫之平生誌之曰懷玉甫曾大父原可大父弘道父景韜俱隱德于鄉母孫氏淑行懷玉甫自幼已穎異不羣流俗讀書數過輙能成誦且悉通其大義先生長者皆

愛重之既喪二親與兄懷憲益克勵於問學自相師友
暇則課童僕以治生為務由是業日以廣家日以裕遂
相與營居室撤其故陋而一新之首建先祠與夫禮器
祭服之類所宜有者無一不備然無不稽于度至於歲
時享祀悉倣家禮而盡誠敬過之嘗念先世譜牒燬於
兵燹無以維持孝弟之道於家乃述其所可知為羅氏
譜由是其所從來與分悉賴以不昧焉雅重文學嘗積
書以教其子姓雖費重貲不吝築室以為延師教學之
所如前翰林編脩永豐劉素脩撰邑曹曼齡禮部郎中
彭安御史聶用乂及謝博士華皆嘗為其塾賓者也洎

是鶚舉鄉貢瑛舉進士次子組及姪紳孫裳等皆以舉
進士為業皆懷玉甫之力年方五十即以家務付諸子
姪與兄日就燕閒之樂或遨遊山水或寄情觴詠士大
夫聞其賢過從之者無虛日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頤
庵胡公不妄交際於懷玉甫兄弟深見愛重嘗造其門
愛其家嚴而有禮法因為序其族譜稱譽之不置嘗歲
飢　朝廷遣監察御史勸賑懷玉甫首出穀千五百石
以助有司濟民事　聞賜勑羊酒旌表其義州郡歲時
鄉飲必禮致其兄弟以賓席貲產雖富而兄弟無蓄
儲長幼雖多而家庭無忿爭懷玉甫性至孝恒痛親不

逮養每燕會有盛饌必流涕不自勝凡遇忌日展墓之類必哀痛如初喪兄悲感如失所怙平居必謹度而不尚浮靡交友必重然諾而不事表暴待臧獲有恩房家庭無愧得疾臨終尤語其子姪曰吾心所不㥋者所建先祠不廣不足以容子孫行禮爾曹宜更建於書屋之東而廓充之劃傍近膏腴田五十畝以供祀事以畢吾志又曰爾曹居者宜脩身為善人入仕者當盡心以治職能若是吾死瞑目矣言既而逝時正統甲子八月二十四日距其生洪武丙辰七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九配北湖徐氏有賢德子男四長瑛次組徐出次綢次紲

側室黃氏出也女五孫穎仁涂義方陳碩烈其壻也餘
幼孫男六某某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里之徐
巖山先塋之次從治命也銘曰　有美者玉粟然溫粹
有偉者人蔚然雅麗猗懷玉甫文質咸備玉之無瑕人
之有斐惟其然也胡必見試置之閒散疇不知貴我銘
其藏雖沒不死示于方來何千百禩

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冠公暨配太淑
人李氏合葬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冠深奉　命提督遼東軍務之若
干年以議政還京師會其母太淑人李氏春秋九十有

四家居深久違定省請於　朝乞歸寧焉既得請歸而
太淑人已久寢疾一見深即喜曰得睹吾兒吾其可瞑
目矣頃之遂卒聞者皆嗟異之深雖痛不自勝而竊以
請非苟　朝廷憫念母子睽違大恩則其終身痛恨殆
有莫止於是者也將奉柩從其尊府累贈嘉議大夫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德讓君合葬于邑連順莊西岡之陽
而君與太淑人皆未述其平生刻石以誌銘于幽室深
乃自爲事狀以余嘗表其大父母之墓而詳其世出也
復以爲請致其悰懇甚切余不能辭君曾大父諱逸不
傳大父諱廣仕元官至提舉父彥和甫與君並以深遇

累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母宋氏贈淑人配
李氏封太淑人君諱禮德讓其字也資禀英邁儀度謹
飭善事父母以孝敬稱交朋友以信逮臧獲以恩族姻
鄉里有貧乏者輒推有餘濟之恒若有所不及所居雖
去郡邑僻遠足跡未嘗一至城市每遇徭稅輸給公上
必以驟事後期為戒嘗曰為人能求無媿於己足矣太
淑人諱正世家大同之蔚州仕元署蔚州事時中之子
自少端慎厚重女事不習而精既歸事其舅姑如事父
母教子孫睦姻族少而相賓祭老而畜卑幼恩禮周備
皆可以為母婦之式而尤急於賙貧恤苦姑患兩目不

能視寢旦暮盥櫛食飲之類非假人助不克一朝居也
太淑人躬事之惟謹或有故而使他人代輙終日不自
安久之姑視漸復其舊人以爲太淑人孝感所致稱譽
之者無間䟽戚君與太淑人尤樂於教子以學曰此吾
所以振家者也卒如其言致有深之今日者焉君生於
元至正二十三年卒以　國朝正統元年十月二日享
年七十有五太淑人生後君一年爲至正二十四年七
月十七日卒則後二十年爲　國朝景泰七年四月十
六日享年九十有四君葬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合葬則以某年月日云子男三人深長自太學生擢刑

部主事員外郎山西按察副使僉都御史而進今官次
澄次源源舉景泰元年鄉貢孫男六人長林補太學生
次森次彬次相次楫次桂曾孫男一人烜銘曰　源源
冠姓肇自大同家于渾源族日以洪踰五千指世有顯
封仕元之始眷寵尤隆命自宣尊徙家趙中里無二姓
淳德是崇名地以之遠邇欽風爰有君子出自斯宗官
至提舉一方視雄有羨都憲積善在躬貽于来裔名綱
祿豐一門三世靡間嗇通居家克孝為國能忠孰非先
代善慶所鍾有子在邊提督兵戎慎厥戰守蔚者以廉
惟太淑人福祿咸充壽九十四光榮令終伉儷皆貴幽

綱相從我銘其藏敢告無窮

故戶科給事中陳九成墓誌銘

宣宗皇帝好賢之心恒如不及旁求博訪惟恐失天下賢人宣德八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得百人進 廷既賜進士有差又慮此外得無遺漏如百人者命翰林與在廷大臣取名在副榜者試之得二十有四人河南汝寧光山陳韶其尤者也今皆冠帶卒業太學李就試於翰林以勵其進韶字九成恒中前選又三年為正統元年余忝預奉 命考禮部會試序其所取文詞九成為第八人蓋易魁之亞也入對 賜進士出身觀政

都察院明年擢戶科給事中居官以勤慎稱同列皆敬重之正統八年八月十日以疾卒于官舍訃傳大夫搢紳之士無不悼惜其才至有走吊哭其柩者其子覲將奉柩歸葬光山某鄉某山之原而以監察御史廣信李奎所述平生請銘于墓然余銘之固宜按光山陳世所家也曰清一曰朝佐曰德義九成曾祖祖父也皆有隱德曰吳曰汪其母及繼母也皆有淑行九成五歲失恃在羣兒中獨不好狎如老成人且秀偉而警敏為父母所鍾愛未及十五即遣入鄉校從博士受經旦暮孜孜無閒講說惟恐後於倫輩數年遂深於易通於諸史百

氏雖先進莫及也永樂庚子舉鄉貢尋丁艱不果進取者十餘年至宣德八年始克就會試九成天性孝友事繼母如親母厚於兄弟如厚於己其中弟範嘗以易經中鄉舉選承九成之教也至於交友以義自奉以儉尤為人所歆云其生洪武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比卒春秋四十有三其葬卜以某年月日配楊氏勤內助子男二觀居長其次覲女二長適右僉都御史蘄陽曹公之子恂次許同邑黃模銘曰太嶽之産其幹茂其枝秀由其根培之厚滄海之放其流恒其波清由其源瀦之弘流遏而源不竭幹委而根尚榮九成雖已後應益亨

我銘其藏允為來徵

贈刑部主事王公彥誠合葬銘

永樂壬寅夏四月十九日湖之長興王公彥誠以疾終於正寢是時公年已八十矣明年四月既望其子始克舉柩與公之配徐氏合壍邑城北城子山之原既葬之五年為宣德三年皆以子貴蒙推 恩贈公為承德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徐為安人公繼室高封太安人既封贈之十有四年高亦故八年矣公之次子刑部郎中瓆奉其同官員外郎朱㣧所狀事行來求銘納諸幽堂子不忍死其親思所以為不朽計固常情所同也況

公之德善又有足銘者夫惡可以不銘而使之或泯耶
按狀王氏世家浙之錢塘業儒公曽大父諱某大父諱
欽順讀書能屬文長於詩賦父諱信甫克肖其父母黄
氏公諱誠彦誠其字也少孤克自植立元季有萬户徐
公者守禦湖之長興見公厚重不類常兒以女妻之公
因依家長興之長興脩其先人之業讀書務究大義於
凡聖賢嘉言善行可用於其躬者皆熟誦而心識之故
其治身治家鮮不得其道焉徐亦克閑婦道助公惟謹
公性至孝痛不及養其親遇父母没之日輒慟悲不自
勝謝絶酒肉擧號松栢自壯至老如一遇事明决雖縣

大夫有所疑問及里中爭忿求直者雖不之焉公出一言皆唯唯而去篤於教子嘗曰學問立身之本舍此不務必恣意妄行鮮不廢墜也次子瑄素志於遠大尤極意造就之卒賴有成有司嘗以公素秉心公平俾長民賦公事催科克稱任使而民未嘗見擾歲饑民或有逋負輒捐已貲代輸用是生業日以陵替公曰吾得吾子孫賢足矣生業盛衰非所計也晚年維從事於詩酒之樂窮至相與傾倒不臻其極不止公所配而安人皆著淑德二子長琮次瑄永樂乙未與余同舉進士自刑部主事遷今官公與安人所從得推恩者一女某其壻子

女皆徐出也孫男七明儀儼健俁儆僖女二銘曰 書
稱降祥易云有慶何以能然皆善之應卓哉王公作之
積之厥報維何光顯在茲有子既貴 恩及考妣我銘
其藏有永弗替

蕭一夔甫墓誌銘

一夔甫諱弼一夔其字也姓蕭氏蕭泰和雲亭鄉凰岡
里著姓族人之庶鄉邑罕儷而一夔甫又其卓卓者也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遠林號閑閑居士世有隱德母
某氏一夔甫生四歲而失恃然已能痛其親稍長即知
務學時今翰林檢討致仕宋萬鍾教蕭氏塾一夔甫讀

從焉一夔甫雖讀書輒能了其大指然為家務所羇不專心於學雖然而其或日一至或月一至所得殆過於終食之間違學者宋君甚奬愛之年十七以家貧嗇於養即携所學授徒鄉里取束脩以奉親遠近聞其善教皆樂往從至有父子先後出其門者會　大誥行天下詔社學師皆領其徒赴　闕背誦一夔甫率數輩以往受賜而歸以凡一桂早卒無他同氣遂絕進取之念惟以養親為務凡百公私內外所需悉出於己一不以累其親父性素嚴與人寡合一夔甫委曲周旋於其間卒並內不見咈於父外不見尤於人故人稱其父有賢子

而其父亦喜曰有子若此何下於有金玉又嘗引古人言祝願一夔甫曰顧彌有子亦如彌之孝敬於我父卒享年至九十二人以為一夔甫善事所致父沒葬祭克由於禮而哀思或過之晚年既畢其子婚嫁乃厭所居書院淺陋遂買田築室闢池於東山之下以娛老焉因自號曰東山處士間以其子楫為興國縣儒學訓導一龍迎養未及旬月而歸曰邑若吾東山之自得哉其平生所尚率類此先是其姻家止齋陳仲亨稱為孝友先生至是以疾終於正寢正統甲子八月二十八日也上距其生洪武辛亥卅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四既卒

之三日葬其里山嶺之陰其向申庚配陳氏有淑行子男五人楫其長次曰子理子贍子樂子建子贍以父命為一桂之後女二人羅臨涇吳子肅其壻也孫男十有二人轍軨軒軜轉軸輯輾較軿轅輻既葬之又三年子楫服闋至京始克奉其族兄允中所狀事行來請為銘為之誌而銘之銘曰

士之所患孝友弗彰雖或居位曷能有光一夔及此厥聞惟良孰告來者我銘其藏

贈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廣州番禺之瀝滘鄉有大姓羅氏焉贈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諱廣成者今浙江布政司參議宗潤之父也既

沒之三十又一年為景泰七年宗潤以職事至京師始
求書其平生刻誌於墓宗潤先以其官任余江右者也
余不能辭况羅之先又余泰和灌溪里人有請從善者
廣成之父也生歲餘而母沒由是隨父鞠於母家元季
復隨母兄易俊客遊廣東既而遭紅巾亂道梗不能歸
因寓居滮滘鄉數年亂及廣海又奉父走避山谷間雖
於萬死中求一生然奉二親孝敬未嘗衰也　國朝四
方平定安於番禺風土遂家滮滘為番禺人日從事於
販鬻久之家業為之復振親沒葬祭率內於禮撫諸弟
之遺孤如於己出鄉稱其孝友者無間踈戚里有無賴

之人圖其貲不獲者厚誣得重罪當遠戍衆以其必無伸理時廣成嘆曰訴而不白是命所為由吾所存而不由命安得無伸理時平訴之果得白時所居處以農漁為業者四五百家皆信服其為人公直有爭訟者不取直於有司而惟廣成是求決焉無不悅從而去不獨得閭里心而凡官司有疑問者亦惟廣成是賴其見重於公私如此其生元至元庚辰歲卒 國朝永樂甲午其月日春秋七十有五配劉氏有淑德亦以宗潤 恩贈宜人子男六人祖潤宗潤積潤德潤福潤官潤宗潤永潤丁酉鄉貢進士補太學生首擢刑部司務遷員外郎

而進今官僞有時名孫男幾人以某年月日葬廣成於鄉某山之原銘曰　德於家爲孝弟行於鄉爲仁美福於身爲永年慶於後爲顯仕滮滘之原山水秀麗歸葳其間昌厥來裔

五雲王好古墓誌銘

君諱穎字仲敏好古其號姓王氏世家吾郡五雲北郭之鴈塔里益著姓也君之曾祖茂寧祖貴祥父菊隱皆不仕以積善行義見稱於鄉母黃氏有淑德生子五人仲體仲完仲明仲敬君其季也體貌豐偉志氣超卓因名曰穎而其讀書好文兼通法律言論侃侃造於理道

所在屈其座人則皆稱其名焉又因號曰好古且親賢而尚義故凡郡邑遠邇章甫逢掖之輩無間識闕好古之稱皆知其為五雲瓌傑士也性至孝友方具慶時君與其兄同居以躬孝養親沒加以子姓日繁諸兄乃順其親鍾愛幼子之意各出營第於外環列以居而以先業即讓與君遇吉凶事仍相聚如一家兄弟雖俱能奮振立業致殷富而君尤盛所居藏脩之處暨延文學之士有好古齋西軒翰林學士錢公習禮侍講余公學夔所為記者士過從之者無虛日然必傾倒累旬日或得所求而後去又作槐陰書舍延明師以教其族人子姓

如前德安府同知郭士美衢州府儒學教授劉池蘊及其子曲沃訓導爾敬輩相繼居其塾各二十餘年始出而仕出必重有贐遺足以資助所往當學宮頹教諭黃曰須募富而好禮者出貲以助脩葺君首出錢若干為倡於募脩葺浮屠老子之居及橋梁道路亦然士或請舉得捷及充貢啟行者咸有餞贐歲以為常鄉鄰有貧不能自存且婚娶者必賑助之有婚娶難合者必委曲相成之有爭互生業至訟於官者必公以解判使底於和平而尤急於喪葬疾患之保濟焉其平生之重義輕利率類此郡守陳侯本深欲薦起之邑大夫舉鄉飲賓

往請居賓席皆以辭免晚年務新堂構以奉先祀之外惟與故人賓客觴詠以求適乎性情而已君年四十九時夜夢紫衣童子告曰門外張壽榜盍往觀之君出果見硃書榜首曰紀天下壽數其中人名頗多惟己名下見有壽六十三四字既覺語所親曰吾得此亦云幸且足矣歲之己巳適周此數除夕忽覺疾作或勸灼艾君曰壽期至矣艾何能為越十數日脩然而逝時景泰元年正月十八日也配塩上廖氏有賢行子男一人曰錢女四人其壻為廖軏嚴鎮曾昺劉緝皆邑士族子也孫男四人曰翰曰廷曰敉曰榮孫女一人幼錢卜其年月

日奉柩葬於邑之某鄉某山之原以余亦素知君者也乃遣人奉書幣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朱公與言所狀君之平生因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公廣衡來求爲銘二公皆君鄉故賢達君子已不可辭况余於君舊有鄉邑之好又可愛一言哉乃爲誌而銘之銘曰古有善德孰愈於義君所好者義之與比義利二者勢不兩存義重利輕庶幾古人有美王君號曰好古或取或合以古爲祖卓哉偉哉好古之名我銘其藏傳千百齡

封工部右侍郎王公墓誌銘

正統十三年春二月四日封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山陰王公內敬以疾終於其家踰月其子工部右侍郎佑聞訃請於 朝歸葬事 詔佑奔喪畢即起復視事禮部遣官往致 諭祭於公工部為營葬域佑將行以余其舉進士同年友且嘗與公同官翰林知其父子惟深乃奉公之事行來請銘墓嗚呼於同官與同年請固嘗銘況公又余所心敬者則銘顧豈可少緩耶按狀王世家紹興之山陰曰其曰敞一公曾祖祖也連世不仕而有德善曰復初公之父嘗與父用佑推 恩封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母朱氏配邊氏俱贈淑人公諱誼內

敬其字一字義敬號鑑止自少端重謹厚不尚浮靡比長於書如經史子集諸家無所不讀且究其旨每以所學授徒鄉里及門之士皆有造詣引掖後進惟恐不及至於事父母以孝敬處鄉族以和厚教子必底於成立逮下必先於恩惠輕利重義撫窮乏尤為州里之所稱重性喜吟咏而凡情有所感耳目聞見有可以為風俗之懲勸者輒形於詩亦且以自適志意因名其所居曰吟窩士君子之好文而尚德者相與過從歲無虛日至則必為焚香瀹茗或設盛筵迎至於美容莊相與歡洽累日而去嘗以詿誤謫戍遼左三十餘年雖在患難未

嘗一日不以禮義自持而諭所守宣德紀元之初用薦
起為翰林待詔數年歸老於家已而遂有工部之封高
年顯秩輝光里閭人望之如神人咸以其為存心積德
所致公之子父雖皆貴盛如此而公所以教愛於其子
者則尤未嘗不惓惓也公誠有德之君子也哉臨卒呼
其弟內悅語之曰吾弟以知縣致仕吾荷 朝廷厚恩
官階三品兄弟如此吾死何憾言訖而逝蓋距其生元
至正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春秋八十有八配邉氏淑人
有賢德先公卒公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山某之原一
子佑也永樂乙未進士累至今官孫男二人長曰鑾次

曰鏕鏕早卒曾孫男二湜洄銘曰　於戲王氏為越之望公事詩書介直是尚自壯至老操履恪然人信公行所在稱賢天順公德俾公髙壽享有榮封祿養彌厚嗚呼君子五福既并無愧與憾存順沒寧會稽之陰茂林脩竹公歸而藏永錫世福

劉求錫墓誌銘

求錫諱珪求錫字也姓劉氏世家廬陵之安福贈禮部主事諱紀之季子贈翰林學士諱球之弟今中書舍人鉞之諸父也以正統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距其生洪武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二娶

明年十月七日其子銳鉞劃始奉柩附葬於邑九都湯村山下九世祖塋之側既葬之又明年銳以聘明經授汀州府儒學訓導在京師鉞始述求錫事行偕鉞來乞銘追納於壙按劉系出漢長沙定王子安成侯蒼始居安福淡溪之上宋有舉嘉熙間進士官至刑部郎中曰夢材者求錫若干世祖郎中子𨚗諸王宮學直講子戩國子上舍上舍子應時元太子司經司經之孫諱忠求錫曾大父也大父諱敦復又自淡溪徙邑之葛溪居之故今為葛溪人父贈主事母彭氏贈安人皆自兄球推恩求錫自幼穎敏稍長知學初從諸父清樂梅坡繼

與兄球從李僉事伯眞及李恒心陳孟楫學習舉子業皆見奬既而球舉進士遂不欲俱仕進惟以諸兄協力以植其家為務至於相成其兄與姪使樂於宦游者尤為朝士大夫之所稱美今其所遺詩文存者甚富既而為無賴子搆訟被逮及得白歸至廬陵之戲下以疾不可起矣求錫為人輕財重義居家孝弟而喜賓客居鄉信義而友良善以是多見愛於君子而見惡於小人嘗供徭役賦稅之事於官多為縣令丞所奬信而吏胥莫敢有侮慢之者性好施予而樂分辨人之爭競自族姻至州里有不給事之不能決者以告求錫輒得所欲及

帖然去邑有豪強據人瀦口之渠以為魚池占人給軍之產以為巳業人無敢爭之者求錫悉白於官復之受惠者衆又嘗割田以供先祖墓祀出貲以助族人立義庄與允崇姻子弟有志於務學者思誠就之恐後而於教其子弟尤惓惓焉配邑南溪髙氏繼福塘李氏俱以賢淑稱子男二人鋭髙出釗李出女五人伍讃歐陽永特戴寵其壻也其二在室銘曰　生不必壽為福學不必仕為貴善有以稱於鄉澤有以延於世其貴與福傳之千歲我銘厥藏俾告來裔

故慶士曽公墓誌銘

永樂十三年二月初九日處士曾公以疾卒於家余時以扈從留北京越三月訃至余聞之慟哭失聲既而其子存忠以余爲公之子壻知公爲詳復以書來俾余銘其葬嗚呼余自幼失怙迨今餘二十年荷公之庇利多而余始獲竊祿於朝方期致養於公孰計志未及遂而遽銘公之葬耶此余所以聞而哭之慟也公諱德壽字德遠吉安泰和人世以貲傎雄鄉里　洪武中有犯贓罪與公兄弟有隙一日事露追入其所坐贓犯遂以誣公衆皆駭嘆曰某積善人也而亦罹此咎耶或勸之訴公曰彼所以誣我者欲我資其不贍耳非有得罪也苟

誣我以得罪則當抱誣上訴以求白我寧斬此貲而忍以瀆官府耶於是出其私蓄以去不以煩其兄弟其平居亦友愛甚厚族人子弟有貧乏者則賑之以粟有弗能自婚娶者則給之以貲有爭鬬莫能決者則赴聽於公公雖非長族然出一言而帖帖皆服無敢有或違者親舊有危急則赴之惟恐後平生為人排紛解難不可數計而不為勞而猶篤於昭思每躬率其子弟相與提挈至於先壠拜而醮之盡哭而止所居在縣治之東而為縣吏者未嘗一識也娶尹氏有賢德子男四人長存信先公二紀卒次存永先公一年卒次存忠存恕女三

人長適羅存方仲適鍾子英季即循配也孫男四人紹昌紹先紹箎紹昊孫女四人長適宋璐仲許蕭氏季幼孤公以卒之永樂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於五十六都桃源寅甲山申庚向之原銘曰　善積躬兮克以燁惠施人兮靡有竭銘有貽兮永弗滅

太常少卿王君一居墓誌銘

嘗觀士之恭謹循習以求不負於天之所賦畀此固天之所難得於人者至於秀偉材辯出於所賦畀者獨厚此亦人所難得於人者也人於所難得者旣不敢負而思有以狥乎天天於所難得者宜不可棄而俾有以遂

其極反是人固不能無咎於人而亦豈能無究於天也哉吾於太常少卿王君一居蓋無暇於咎人而將有以究於天者一居諱簡一居其字姓王氏應天府上元縣人祖少益父福一母陶氏一居幼孤且家貧苦無以養其母甫九歲即就神樂觀師楊用經為道士取貲歸具朝夕之奉未免用經以得罪去一居綜理其家且自務學雖無王成之人董其事謀其業而其植立造詣殆非耆老成者所能及也人以用經為得高徒既而選隸太常補樂舞生四十四代真人張宇清之奉　勅建金籙大齋於洞神宮也選一居以相事淵見獎許曰吾同志

士也永樂庚子被　召赴　行在所又五年為洪熙紀元之歲授太常贊禮郎明年　宣廟初有事於南郊而一居為大祝　上以其與贊禮郎戴慶祖二人謹虔有儀退而嘉奬勞以楮幣因諭吏部尚書蹇公曰繼今有事於　郊廟贊祝用此二人毋易其已簡在於　上心矣又三年太常丞闕員禮部尚書胡公請召其於南京者曰將守約補焉　上問得如戴與王否胡公對以優劣非臣所悉即日用戴與王太常丞時一居年二十九體貌脩偉面容如玉人知其有以動人者在此而孰知其相事之謹虔有以稱之也丞滿三載家　贈其父[illegible]

如一居母為安人九載加食五品祿丞如故正統乙丑遷少卿又四年　扈從北征還至土木會賊勢盈猖獗從臣咸懼御史楊剛觀一居與戴少卿曰二公容無滯色豈應横死一居荅曰我輩與　主上同休戚萬一乘輿失利我輩義不可生三人遂相向泣明日一居與戴果皆遇難時八月望日也上距其生洪武壬午十二月八日春秋凡四十有八一居為人簡默不妄交接讀書務通大義公暇手不釋卷方其丞滯不遷有諷之使事干謁者一居曰有命焉干謁其如命何臨事應斷甚敏恒若豫計然者遇所屬必威惠相濟知觀施道常與

一居有平生舊道常之沒一居躬為殯斂貲遣其子奉
柩歸葬吳下女弟夫謝安者家貧不能自存一居并其
子收養之於凡交遊婚喪不能舉者輒賙給不少吝今
翰林編脩陳鑑一居表甥也往時當隨父戍遠方一居
憫其幼弱留撫育之稍長貲遣就學而躬課其勤惰鑑
賴以有成立舉進士為第一甲第二人至於使有家室
居止皆一居之力也其平生樂義率類此嗣子二人曰
鏡曰鏞孫男一人曰淵其子將舉其遺衣冠歸葬於邑
某鄉某山之原而鑑述其事行哀痛來請為銘余與一
居同朝而鑑又官翰林銘宜不辭為之誌而銘之銘曰

謂天無心於人何賦之短而畀之淋謂天有心於人何與之美而奪之速天之於人者各多全人之於天者貴罕厚於年一居命之所為安在計有餘與不足

太淑人江母周氏墓誌銘

太淑人今太子少師兼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江淵之母夫人以景泰元年冬進封太淑人其配前雲南布政司左參議諱英亦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皆自淵推恩也夫人亦進封之又明年為景泰三年正距其生洪武六年春秋躋八十矣淵以八月二十八日為其始生之日局於官守不得躬詣膝下捧觴稱慶

為歉乃豫期求京師名卿大夫賦詩屬余作序寓歸為
壽孰計是日訃至京師云夫人以是月四日終於家耶
此誠有可感也淵既受命奔喪家　恩遣官賜祭夫人
且為之營域并賜賻儀復求余為葬銘余不可以辭也
乃按其同邑友翰林典籍左春坊司諫李鑑所狀夫人
事行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夫人諱某姓周氏其先湖南
荆州石馬頭人元季有受卿者揭家入蜀仕明玉珍為
都統軍後以玉珍歸順　國朝都統軍遂占籍江津縣
聖燈里築居於里之娥鳳橋金鳳山家焉夫人父也值
亦承平里俗有女嬰嫁仕而走四方者時參議公為邑

庠生夫人母李見而喜曰此非凡子詎可溺於流俗不擇為壻即以夫人歸之夫人既歸江氏公亦即舉鄉貢歷任綏寧教諭寶坻縣丞滄州參議貴州浙江雲南前後三十餘年夫人為婦自奉儉薄始終如一日焉或家居奉舅姑或遭喪治葬祭甘旨未嘗不備禮敬未嘗不周鄉鄰化之其隨公在寶坻鄉人有周姓者以布政司都事坐事遠謫一女流落他所夫人收養為女長為擇嫁善人董寬族黨有貧不能成嫁娶者輒為之具禮幣成之不能濟饑寒者輒為之助衣食濟之母李氏没兄弟貧不能舉喪事夫人為具棺斂葬祭雖簪珥不少

顧惜後為兄葬寡嫂李氏韋氏及收葬弟文通死於奉公皆不廢禮而皆撫育其遺孤如已出鄉鄰有不給者視已有餘積必推以賑之鄰娌無間長少莫不敬事之如母姑遇有桮茶斗酒之美爭邀迎之上坐夫人亦不擇其豐薄有所拒納悉領其意人益親愛之恐後平生務勤儉以植家雖老子孫婦滿膝下貴富越於常人尤不肯廢紡績織紝曰此吾為母婦分內事也舍之何以率下至於治賓祭厚側室篤於教子謹於睦族與夫逮下有恩正家有法猶為閨門所仰則云子男六人長漢次浩先夫人卒次淵次淮次濟次深淵舉進士自翰林

緼脩積累至今官深舉明經為郡儒學訓導女三人長贅壻白子貴次嫁蘇景其一人側室呂氏出嫁翟茂豐孫男十八人孟輔孟經孟弼孟綸孟麒孟嚞孟肅孟寬孟倬其其孟綸為邑庠生女幾人皆許嫁名族夫人葬以其年月日墓在邑之其鄉其山之原銘曰　於惟夫人生自周宗歸為江婦累受華封曷為致之惟孝與敬惟儉與勤本乎天性夫子舅姑在邦在家教相奉事為衆所奇迢迢仕途往來萬里履險為夷天錫繁祉青雲有子顯達方殷百祿厚養莫致夫人子孫滿前娛老於蜀恩榮無窮疇比盛福八十全終尤古所稀我銘其藏

傳無盡期於惟夫人尚福爾後繼繼繩繩愈遠愈茂

龍朴晅墓誌銘

叔晅諱珪朴晅其字號退軒姓龍氏余友禮部主事致仕朴蔡君之仲弟今吏部員外郎文之季父得疾以正統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卒於正寢距其生洪武二十六年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五其子繃等將以是年某月日卜葬鄉之某山某原會文之兄光舉明經至京文乃狀朴晅之平生偕来請銘其墓既而光授鄉邑儒學訓導將歸促銘甚勤余念與主事君同游鄉校同領鄉薦與任又同朝出耶數五十年而交不余考禮部會試

取士且嘗知叔暅者而忍不為銘耶按龍之先世居金陵唐景福間有曰淵者以侍御来為吉郡判後自吉徙永新南里庄原有諱納者再徙泰和之甘溪里遂為泰和人宋有舉進士為廉州推官遷衡州判曰某有為南安知録曰騰為臨安教授曰際者皆其上世之顯者也曾祖以傳祖明遠父仍安連世不仕而父獨以子炑桼貴推　恩贈承徳郎禮部儀祭清吏司主事母湯氏贈安人炑暅為人端厚和易自少事父母孝遇兄弟友而處宗族鄉黨朋友克敦信誼家雖饒裕而自奉以儉約内雖剛直而接人以恭謹至於赴人之急濟人之乏汲

汲然恐後於非分之求非義之得雖一芥不為也治園田督耕桑以裕其生遊江湖樂交際以廣其智新堂構爲承先之謀訓子姪爲植後之計延賓客爲觴詠之樂尤爲鄉邑所稱美云嘗以子俞有志科第不遠數千里遣從文受益聞有益則欣欣喜不自勝至於往視其成孰計俞有造就將試其所學於有司而卅暄之來及途中疾作不得至乃以書速俞與俱歸卒至不起不見俞之成名其亦可哀也夫卅暄配羅氏有淑行子男五人曰鯆曰俞曰冕曰洲曰幹女一人尚在室孫男女各一人銘曰孝友行於家而稱則鄉名譽著於遠而迹則

誠嗚呼牀頤有子能自強匪退之可掩終以有光

表

李伯昂甫墓表

伯昂甫姓李氏世家泰和千秋鄉之南岡里其先有大顯於唐者子孫從居袁之分宜故南岡自分宜徙焉元盛時伯昂甫曾祖英叔祖皆春父如春相繼以貲產雄鄉邑雖其園林池館花卉禽魚所以資遊觀者亦罕與儷此其盛可知矣英叔柏興路同知如春南安府推官伯昂生十四歲而孤貲猶鉅萬時元江西行省參政全普菴撒里保贛州以軍興括民財及伯昂甫伯昂甫曰

時事如此財物可長守耶會表冦亦經掠泰和家業遂
為之蕩然焉　國朝平一海内伯昂甫乃歸葺舊廬焉
志於學以教鄉閭子弟為業樂與故人賢士往還無道
及盛時事輙自嘆曰盛衰相仍固其理也何用介於意
哉其擴達蓋類此性孝友重宗族嘗自著譜明其本支
歲時有事於祠墓必躬率子弟以盡孝敬處姻戚鄉黨
皆得其懽心而尤篤於隆師教子嘗語其諸子曰吾少
孤而遭亂廢學無以自為汝曹幸際太平而可以不勉
耶所居有愛菊軒鄉人因以號焉其生元至正己丑六
月二十九日卒永樂丙戌正月十七日娶趙氏濂史府

教授伯詠之子繼胡氏皆有賢德子男六人惟高堅節桓圭信圭躬圭介圭桓圭信圭皆舉明經桓圭累官南陽知縣信圭清河知縣並著時名為大夫君子所稱重女四人皆歸名族孫男十四人先安衣錦漢貞武遇樂玉隆金希德曾孫男幾人諸子將以其年月日改葬伯昂甫於某山之原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同邑王公既為之銘桓圭信圭復求余文以表諸墓余與桓圭信圭契好甚厚不可以辭古之君子負卓然自立之志者不以富而自多不以貧而自少貧富一致故所立不獨在其一身而又有以示法於其後焉若伯昂甫

其庶幾乎此也故為表其墓以為鄉之勸云

處士鄧冲虛墓表

冲虛甫諱志冲虛其字號竹窓姓鄧氏其先有為貢元曰萬六者自黃州來仕於吉因家焉至雲卿徙吉水之白沙里冲虛五世祖也曾祖立中祖德敬父文郁皆世儒業隱居敦行母周氏冲虛甫姿貌魁偉好讀書工吟詠筆札每見異書輙親錄之累月不倦性孝友事父母克盡愛敬處兄弟務得其懽心居喪必謹於禮而哀戚則過之兄弟五人於其有子衆者輙以已所得之祖屋讓之而自別築室於旁近居焉子姪或請立券以防爭

惠冲虛甫曰吾兄弟無所爭後有爭者是無孝弟人也
請者大慼而止壯歲好為司馬子長之遊常自大江浮
於淮泗轉而之於襄鄧鄭衛之間既而自章貢越嶺廣
歷桂林蒼梧所至究閱名勝交遊賢達充然有所得
於心目而還所精究者如醫藥之方濟人尤衆嘗有
待死一舍三五人者其垂死者尚十數人遣冲虛至乃
遍投以所究方劑無一人不生活即自引去不責其直
[illegible]求問其然名縣坐此為行崇義然人問其故應曰義
[illegible]有[illegible]得之理乎平生向衆賢士大夫如前翰林學士
八[illegible]紳侍讀學士曾公子啟庶子周公崇述兄弟侍

郎羅公汝敬尚書周公恂如曁一時鄉郡諸君子皆與
交好有詩文之贈遺嘗曰吾既不及致身以顯揚於清
世吾子若孫可復墮世業乎於是禮聘師儒教於家塾
父之學者皆有造就長子嘉會以才學徵起授常熟知
縣嘉會子貴則冲虛之長孫以舉正統某年進士累官
刑部郎中仲孫安遇亦舉明經任長洲縣儒學訓導從
孫宜則自太學生任吳川丹徒兩儒學教諭皆有時名
其無所自然哉冲虛甫尚清雅嘗築樓於所居竹林之
傍其牓竹窓以此每宴坐於樓間賓至則命子姪焚香
鳴琴或投壺觴詠以為樂蒼顏白髮超然於物之表以

亦稱為竹窓翁云郡邑大夫如知府陳侯本深輩歲時
舉行鄉飲輒賓致之而冲虛甫深衣大帶雍容禮度有
足以表勵於習俗平居手書教戒其子若孫盡心於官
忠為惓惓其生國朝甲辰三年丙午某月某日卒以景
泰四年某月某日春秋八十有八配李氏谷坪士人崇
德女也繼崆峒宋氏子男二嘉會先十二年卒嘉式女
四皆適士族孫男六貴安達安道安遇忠懿曾孫男四
瓚簡龍皋子孫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於邑之某鄉某
山之原而貴述狀請為文表諸墓嗚呼冲虛甫之平生
如余之所書者其不可以為鄉勸哉

故一品夫人俞母黃氏墓表

夫人諱玅清姓黃氏黃故姑蘇長洲巨室有子眞者樂善好義君子人夫人其子也夫人之母顧氏亦出名宗生夫人最淑慎而能勤止克閑姆訓讀書通孝經列女傳大義善事父母深見愛重今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俞公克和同邑豪傑士也有子字仕朝者秀偉不凡欲為擇配聞夫人之賢遂聘為之婦夫人既歸俞氏事其舅者如事其父事其姑者如事其母處長幼以忍為和遇姻族以惠為德人無疎戚皆譽俞氏有賢子婦仕朝自郡學弟子員舉進士歷顯官少壯至老凡

百衣服飲食一切供具賓祭之類靡不出於夫人之手而於百事相勸慎贊舉废尤為切且當為初用仕朝由監察御史任湖廣按察副使之恩受封恭人再用仕朝由浙江叅政遷河南布政使恩進封夫人三用仕朝由大理卿遷都察院右都御史刑部尚書及以太子太保兼尚書恩進封一品夫人是時夫人年已六十有五福如此其盛而貴如此其極矣然於仕朝進止與凡居官蚤暮一衣服飲食有弗躬治輙終日不少安此豈其有所偽折中而能然哉世固有嗜榮膴鳴得意者苟至於此左叫嚚後縱以務耀於流俗之不暇甚至皆棄其所

從來而他務悤睢以爲悅者亦往往有之矣其視夫人之爲道何如耶此余所爲爲吾仕朝有賢夫人喜也雖然在理可喜在吾仕朝之情能不愴然增其悲乎仕朝余老友也間命其子璋奉太常少卿夏仲昭所述夫人事行來請書以表諸其墓盖夫人以景泰五年九月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矣卒之日　朝廷自仕朝推恩遣禮部侍郎某祭其柩遣進士吳玘督有司爲營葬域其葬則在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余所述其俞氏某丘阡碑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鎮蚤世其婦某氏守節不貳將三十年夫人愛之如所生女其所以堅持若此

者固出於其天而亦夫人造就之所至也次某嗚呼夫人德矣行淳雖云既没曷泯其存表勵百世蒋胡朱敦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